

## 第十九回 蘇映雪行刺技術 劉奎璧奪妻中傷

卻說蘇映雪主意刺死劉奎璧，然後自刎，免得受辱；遂拭了眼淚，假說曰：「不是賤妾推辭，奈此乃小姐的姻緣，妾怎好乘間中爭奪，是以推托。」孟士元夫妻曰：「小姐今已逃出，你肯代嫁，便是報恩，怎說奪婚？」映雪曰：「既如此，女兒就此拜見老爺夫人為父母。」孟士元夫妻曰：「女兒何必多禮。」蘇映雪拜了八拜，立起身來。孟嘉齡亦上前行了兄妹禮，方氏亦認了姑嫂禮。士元等下樓，吩咐合府女婢，稱映雪為小姐，不可使外面家人知道代嫁之事。眾婢領命，暗道蘇映雪好命，得此良緣。蘇大娘更喜，嫁女不費分文。當下韓氏終溺愛不明，對丈夫曰：「今既有金蟬脫殼之計，蘇姑娘肯代嫁，可使心腹家人分往四處追趕女兒同回來，免其流落外方受苦。」士元亦是愛女之心，即答曰：「此言證合我意，諒女兒逃走未遠，可令人速去趕回。」孟嘉齡忙阻止曰：「不可不可，豈不知妹子知識過人，他已逃出，即使趕到，亦不肯回來。他出門時，金珠盈囊，到處便可安身。況妹子矢志冰霜，必無失節之事；且為人慈惠，亦無夭折之虞。爹爹母親何必過慮？」孟士元夫妻省悟曰：「我兒說得是，不必追趕惹禍。」隨即退出。只見家人報曰：「後人報稱，昨晚失脫了一匹黃驃馬並鞍子全副。門戶關閉，不知從哪裡去的，特來稟明。」孟士元知是女兒盜去，即曰：「偶然失脫，從寬免究，下次須要小心。」

蘇映雪就在閣上尋思刺了劉奎璧，為丈夫報仇，替小姐雪恨，遂尋取一把利刃，藏在身邊。韓夫人密向孟士元曰：「蘇姑娘代嫁，又非我的親生，嫁妝各物，何必許多？那些好的對象，留下家中應用若何？」孟士元曰：「我亦是如此主意。」遂把幾件好的對象留下。是日因來早女兒出嫁，甚是忙亂。

劉奎璧因思孟小姐飽學，新房須近花園方好，即使小姐要吟詠，那池直通昆明江，客船貨物，俱在池邊安泊，來往船隻熱鬧非常，使孟小姐觀山玩水，好得作賦吟詩。就在前樓作新人的臥室。初二早飯之後，合府官員齊到侯府恭賀，因大堂備下花燭，眾官俱在東花廳飲茶，只有秦布政推辭不至。劉奎璧穿了三品公服，揚揚得意，陪伴眾客。不須臾，祁相大媒已到，劉奎璧出門迎接，祁相後堂下轎，眾文武官員一齊降階，接入花廳讓他坐在上面，眾官與劉奎璧兩旁坐下。茶畢，祁相問劉奎璧曰：「各物齊備否？」劉奎璧曰：「已完備多時了。專候太師駕到。」祁相曰：「老夫理當效勞。」即辭了眾官，連忙上轎，押了花轎及執事人等，一路音樂喧鬧，花炮震天。祁相轎上暫花掛紅，進城方轉出東門，來到孟府。

當下孟士元父子迎接祁相，步入花廳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家人呈上筵席，祁相謝曰：「不必費心，請令嫂速速登輿，免誤良時。」孟公令家人小心服侍祁相，父子入內。映雪之母早聞催促映雪，已打扮停當，暗藏一把利刃，繫在裙帶之上，插在腰間，俱未知道。孟士元夫妻早備二名小婢隨嫁。當下樂人奏樂，女婢扶了新人上堂。蘇映雪鳳冠蟒襖霞披，打扮得如天仙一般，拜辭父母。孟公夫妻甚不過意，令請映雪之母前來。孟公夫妻摻住曰：「大娘乳養深恩，請即高坐，受小女拜辭。」蘇大娘假意謙讓道：「妾有何能，敢受小姐拜見。」孟公夫妻曰：「理當拜見。」遂強扶大娘坐在當中，蘇映雪下拜，大娘連稱：「得罪！」受了四拜，即下來扶起了新人。蘇映雪追思母女此別，難得相見，何等悲傷，奈花轎已到，只得忍耐。夫人代為蓋上羅帕，攜其上轎，即便起行。執事排開，又有許多御賜完婚金字朱漆的高牌，更有許多嫁妝，真是尚書嫁女，國舅娶妻，極盡人間富貴。

一路笙簧並奏，花炮震天！從東門進城，轉出南門，來到劉府，就把花轎停在甬道之上。祁相到東花廳，眾官迎接坐下。略停了一會，良時已到，就請新人新郎出來拜堂。劉奎璧揚揚得意，女婢揭開轎簾，扶上堂來，同拜花燭。眾官向祁相曰：「老丞相請看新人，同拜花燭。」按祁相聞秦布政說明比箭放火薦他征番等情，尋思新人不知是何等美貌，致劉奎璧如此執迷；當下笑對眾官曰：「老人家看新人，恐被人議論。」眾官曰：「老少同樂，最是美事，有何議論？」祁相曰：「有如此說？」即同眾官到後堂，見新人頭蓋羅帕，雖不見面容，但見柳腰細瘦，三寸金蓮，婢肆婁娜，有如玉樹迎風，尤多風韻。眾官莫不稱讚。夫妻參拜天地，叩謝聖上之恩！再向北拜見公公，方拜見顧太郡；然後夫妻交拜。拜畢，擁上五明樓合？席上，對面坐下。女婢向前把頭上羅帕揭去，劉奎璧認得正是樓上所見的美人，不覺喜從天降，向前笑對新娘曰：「下官當日到尊府比箭，不是箭法不精，因見夫人在樓上，顏色動人，故此神迷失守，以致一箭不中。諒夫人辦必為下官不甘。」蘇映雪暗想：「這匹夫好得志，今晚定結果爾性命，方消此恨。」劉奎璧只道是害羞，故不敢答應，遂回位坐下飲酒。女婢進酒奉菜，好不熱鬧。酒過數巡，只聽得樓下女婢高叫曰：「外面酒席已備，請公子下來陪客。」劉奎璧尋思，官已若往陪客，新人無陪伴，豈不冷靜？

且說劉燕玉自聞得孟小姐受聘；暗道孟小姐既然失節改嫁，日後皇甫少華若得救父回朝，自己便可為正室夫人，又歎孟小姐向有才學，雖迫於君父之命，何不自盡以全名節？又倘若不失節，乃丈夫的舊人，與我乃分居妻妾，何不去相會，看他怎樣美貌，致皇甫郎家散人離，亦盡我一點妻妾之心。即從後樓步到前邊繡房，只見兄長尚坐案前飲酒，急忙退出。劉奎璧早已見他，正中心懷，招手曰：「我要下樓，你嫂子獨坐無聊，；你來得恰好，陪伴你嫂游耍，我好去陪客飲酒。」劉燕玉應允曰：「哥哥請便。」劉奎璧即下樓而去。

劉小姐步入新房，向蘇映雪作下萬福，曰：「嫂嫂在上，奴家有禮。」蘇映雪見如此美貌而且多禮，忙起身答應曰：「姑娘請坐。」二人分賓主坐下，女婢奉茶，先說些套話。劉燕玉自思，只道孟小姐怎樣絕色，今日看來，與自己的容貌不相上下，乃曰：「奴雖識幾個文字，唯賦詩一道，一概不通。久聞嫂嫂萬斛珠璣，今後專望指示。」蘇映雪曰：「奴雖有詩句，不過塗鴉而已。姑娘言及詩賦，令奴抱愧，還望指教。」劉小姐曰：「嫂嫂乃閨閣名妹，何必過謙。」蘇映雪暗思，少時刺死劉賊，便要自刎，豈不苦楚，何不乘此尋個速死去處，免得自刎疼痛。主意已定，乃謂劉小姐曰：「未知這裡有什麼玩耍的所在麼？」劉小姐曰：「這五明樓前臨街道，旁靠花園，後通昆明池————就是昆明江，各船往來的口岸，俱有風景，好使嫂嫂即景吟詠。如蒙不棄，奴即陪到後面觀看風景。」蘇映雪自想投水最是利便，免得屍骸血濺，遂答曰：「敢煩姑娘同往。」劉小姐曰：「嫂嫂有興，奴當引道。」說罷，同往後樓，就在欄杆內，令女婢移椅坐下。蘇映雪詐向女婢曰：「這欄杆礙眼不便，可通拆去。」女婢領命，就把一帶的欄杆盡行拆下，果見船隻許多，往來不絕，白浪滔滔，人煙熱鬧。映雪故意說話挨延，候劉奎璧到來，好得行刺。劉小姐只道姑嫂情深，竭意暢談。

且說外面眾官飲酒，日未斜西，那祁相年過六旬，酒量已定，即便辭席。劉奎璧再三相留，眾官亦挽留，不肯去。劉奎璧

再飲幾杯，進城未遲。」祁相笑曰：「列位好不曉事，只管吃酒，卻不道還有二人見怪，說我們貪杯，誤人好事，故早去為是。」眾官亦笑曰：「老太師真是老練，不被人見怪。」遂各辭別起身。

劉奎璧乘著酒興，回歸五明樓，與孟小姐暢飲。來到房內，只見二婢在房，劉奎璧忙問曰：「新夫人往哪裡去了？」女婢稟曰：「新夫人小姐引到後樓觀看風景。」劉奎璧即往後樓進來。

卻說蘇映雪坐想，投水死得清淨，一道陰魂又好庇護皇甫郎與孟小姐早得團圓，誰知這池是我的死地。正在傷心，忽見劉奎璧來到，燕玉與映雪即立起身來。劉奎璧笑嘻嘻向妹子曰：「日色斜西，水面風冷，汝嫂身子薄弱，怎好引到此間受風？實為不該。」燕玉聞言暗恨，嫂嫂與我同庚，不怕我寒冷，只顧著妻子，我乃命苦，無人愛惜。劉奎璧即向蘇映雪曰：「舍妹不曉事，使夫人受冷，可回房暢飲。」說罷，笑嘻嘻伸出手來，攜蘇映雪回房。劉燕玉暗想：「哥哥不怕羞，有我在，卻如此不掩人耳目。」即便返身退避。

當下蘇映雪見公子如此形相，一時發火，遂指著奎璧厲聲曰：「劉奎璧！爾好不自忖，既無本領，敢來我家射袍討辱；又不悔過，包藏禍心，小春庭留宴放火，謀害我夫性命，幸皇天庇佑！卻又通父舉薦征番，陷夫滿門拆散，再通爾姊，惑奏朝廷，立賜完婚。父子濟惡，少不得惡貫滿盈，自有滅亡之日。今我孟麗君怎肯失身與爾為妻，爾休生妄想？」劉奎璧一聞此言，心中火發，然猶有憐色之心，自思好事方成，若是發怒，豈不弄撒了好事？不如忍耐為是。只得強作笑容曰：「我今奉旨賜婚，你說此話，莫不是沒福作夫人麼？今念你年輕，姑不見罪。爾宜省悟，扶回繡房飲酒。」言訖，向前伸手，來攜夫人，蘇映雪尋思，看他這等形狀，怎能等得灌醉下手？不若就此動手，即跳下池中，卻是爽快。遂指著劉奎璧曰：「你這奸賊，我與你仇深如海，還敢妄想！我今為夫報仇，與你拼命罷。」言未畢，早從腰內拔出利刃，飛向劉奎璧的咽喉刺來。奎璧吃了一驚，即把頭一低，那刀尖早著左額角眉上。奎璧覺著疼痛，忙將右手向額角一拭，不著猶可，一著滿手盡是鮮血，一時大怒，罵曰：「賤人，膽域帶刀行刺，料你飛不上天！」即奔上前來拿捉。蘇映雪喝聲：「奸賊休得無禮！」趕向樓前躡身一躍，投下昆明池去了。奎璧忙向前一看，忽有一陣狂風向水面一激，水珠濺上樓來，把劉奎璧潑了一身濕透。誰知風神有意作此波浪，遮住劉奎璧的兩目。是夜又差水差作起神通，把蘇映雪托出昆明池去了。後來自有好人相救，按下慢表。

原來劉奎璧本是奸詭之徒，若無屍首交還，孟士元必誣我謀命滅屍，更難抵擋。當下心慌，顧不得額上中傷，急奔下樓，大叫家將曰：「新人投下昆明池，汝等快從後門出去，吩咐大小船隻，若能撈得屍身來獻者，賞銀一百兩，若撈不著，每人各酬銀二兩。」家將忙出後門吩咐，各船上的水手知有重賞，各自爭先打撈。劉奎璧復上樓來看，不表。

卻說蘇映雪行刺投水，劉燕玉尚未下樓，聽得明明白白，暗道：「好個烈女，死得有光。」亦到樓前來看，只見白浪滔滔，那有屍身？暗歎道：「可惜一位節女，屍葬魚腹之中。」回想自己，日後若父母為我主婚配親，我亦怎肯失節，負卻從前訂約？亦難免投水之事。

且說女婢回報，顧太郡聞得兒子中傷，好不驚訝，忙趕上樓來，但見兒子血染衣襟，著急叫曰：「癡兒，中傷如此利害，尚不敷藥，還要急撈屍身何故？」喝叫女婢速取金創藥來，照顧公子要緊。女婢下樓而去。劉奎璧曰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岳父此番嫁女，迫於聖旨，本來不撼。今若無屍交還，岳父必來討索人命，怎肯干休。」太郡大怒曰：「我兒好沒志氣，他教女行刺，若來吵鬧人命，待為娘與他理論，怕他甚麼！」正言間，女婢已取藥來，替劉奎璧敷上傷痕，又取一方紗帕紮好。太郡埋怨劉奎璧曰：「你恰自作怪，新娶妻子，何故引他到此，又拆去欄杆，使他易於投水？是你自取其禍！」劉奎璧恨根指著燕玉道：「孩兒在前堂陪客，恰是這個賢惠妹子引他到此的。」顧太郡本來不歡喜燕玉，一聽此言，恰似旺爐加了乾炭，勃然大怒，指著女兒燕玉罵曰：「原來是你引了孟氏到此地方投水，來日孟士元若來追索他女兒的性命，定把你這個賤人交他償命。」劉燕玉年輕膽怯，聽得要把他償命，心內慌張，向著他母親跪下曰：「多是哥哥叫我陪伴嫂嫂，伊要觀看風景，女兒實是敬重兄嫂，特引到此，怎知他要投水？望母親念女兒年輕，救我性命。」太郡益怒曰：「人命之事極大，怎麼說得如此容易，總把你交與他抵命，說甚閒話？」遂忿忿下樓去了。燕玉土時慌亂，立起身來，向奎璧求情曰：「妹子因敬兄長，故引嫂嫂前來，乞哥哥救我。」

未知奎璧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